

踏上懸壺濟世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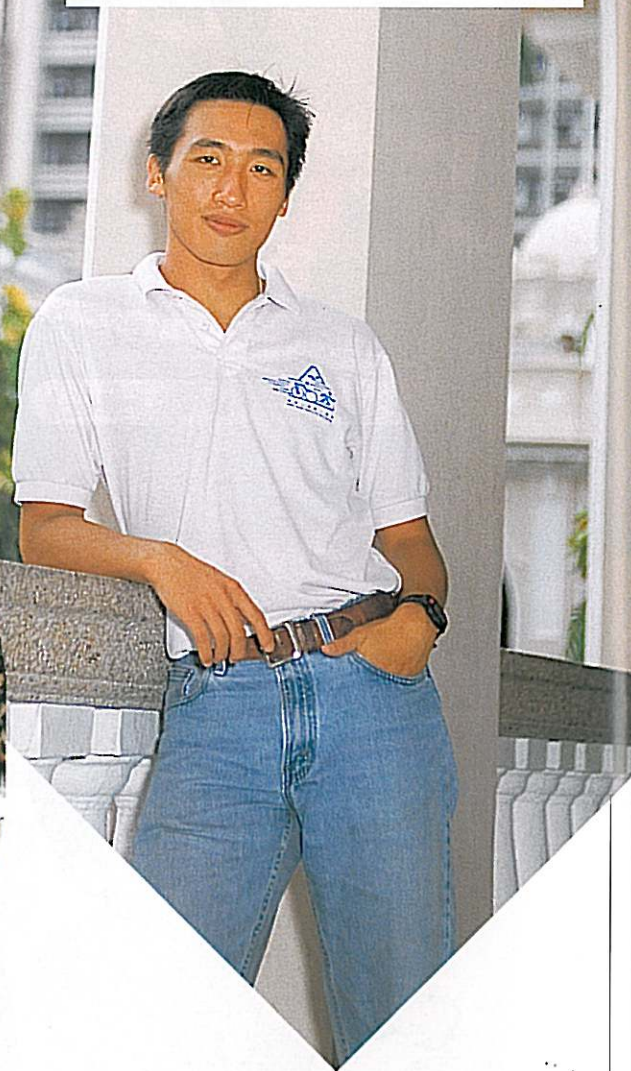
三項鐵人黃秉康

□ 方明



運動不過是花時間的玩意？運動員就難以兼顧學業事業？假如你仍抱有這種成見，剛成為醫科學生的三項鐵人黃秉康或許會給你新的啟示。雖然一面應付公開試，一面參加三項鐵人比賽，但黃秉康仍能以優異的成績，透過香港大學設立的運動獎學金計劃而成為天子門生。

太忙？辛苦？分身不暇？一切都靠自己怎樣安排而已。





入大學校園的咖啡座，放眼盡是一張張朝氣滿溢的年輕臉孔，今次訪問的主人翁也早已坐在其中。戰場上剛勁十足的黃秉康，今天一身T恤牛仔褲的打扮，少了那種剛強氣息，多了幾分書生感覺。

確實有點醫生的味道。

鐵人和醫生的起點

黃秉康是近年三項鐵人賽的後起之秀，在98年曾贏得香港錦標賽青少年組冠軍，並在亞洲三項鐵人青少年中排名第3。現時他是香港康體發展局獎學金運動員，並剛成為其中一位透過香港大學設立的運動獎學金計劃而獲取錄的運動員，展開5年漫長的醫學生生涯。

該計劃只要運動員的公開試成績符合大學的基本入讀資格，便可獲取錄，繼續學業。不過，這還要看運動員所報讀的學系而定，好像黃秉康想報讀的醫科，便需要較好的成績，才能順利入讀。

唸醫不易熬，黃秉康笑說家人亦曾叫他三思；但這是他的抱負，他當然不易動搖放棄。

「其實在中四以前，我沒有考慮過未來；但唸完中四後，我曾到美國做了一年交換生，在那裏我所唸的生物科引發我對人體奧妙的興趣，發現原來每一樣東西都配搭得很緊密、很細緻，於是開始有唸醫的想法。回港後我成了信徒，更加強我唸醫的決心。」提起當年對人體奧妙的「發現」，黃秉康仍難掩一臉驚喜，或許這就是一種抓緊生命意義的感覺。

那年在美國當交換生，可以說是黃秉康人生的一個轉捩點。自由的讀書氣氛、多元化的衝擊、獨立的生活，令一個生活中只有唸書的香港學生視野大開，變得更包容、獨立和成熟；而且由於讀書壓力較少，他因而可以嘗試更多新的事物。他參加三項鐵人比賽，也是從那時開始。

「在那之前我是典型的香港學生，雖然還不致於是書獃子，但平時很少接觸運動。我最記得中一那年

學校舉行陸運會，我參加400米比賽，跑完後非常辛苦，就像剛剛長征回來一樣，那次我還慶幸自己不是跑在最後的一個呢。」說着自己也笑了起來。此後他便不再怎樣接觸運動。

到了美國，那邊的運動氣氛濃厚，而且又沒什麼娛樂，於是黃秉康參加了不少運動項目，竟然給他玩出癮來。尤其是跑步，在日子有功下，本來5公里距離跑26、27分鐘，也縮短至18、19分鐘。進步，原來就是一份很好的推動力，結果黃秉康回港後，仍樂此不疲地去跑步，又不斷報名參加訓練班和比賽，後來更加入當時的青少年發展隊，正式接受「鐵人」的訓練。



98年是黃秉康豐收的一年，
圖為他在98年國際三項鐵人賽的英姿。

每次掙扎也是鍛鍊

很多人都覺得參加「鐵人」比賽的運動員意志力非常強；黃秉康卻笑說大家都被「鐵人」這個中文名稱欺騙了。「其實參加鐵人賽更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比賽時，往往因太辛苦而容易自我降低目標，只是即使放棄了，其他人也不易察覺吧。」他笑道。難怪筆者問他覺得鐵人賽中最艱難的是什麼時，他回答說是「意志」。

「我在比賽中也有過放棄的念頭，問題是跟着是否真的放慢起來；還是對自己說，不行，然後再加把勁。每場比賽都有這種情況，因此每次其實也是一個鍛鍊，我想即使是世界級的選手也有這個弱點，只是看他們怎樣克服而已。」黃秉康沉吟半晌，又道：

「其實讀書也

一樣，有時讀得辛

苦，也會想，不如挑些容

易的科目唸，輕輕鬆鬆畢業了便

算，幹嘛要唸呢？但跟着會對自己說，

如果現在放棄，以前的努力不就白廢嗎？就是因

為不斷有這些掙扎，人也變得更堅強。」

不知是他本身性格使然，還是那一年到外國體驗的關係，黃秉康在談吐間流露出一份成熟的感覺，至少很多與他年紀相近的人仍是混混噩噩地過日子。不過他本人不大承認自己成熟，只是笑說自己在美國時因為經常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思考方面有一定的訓練。

「與在家中是大哥哥有關嗎？」筆者問道。

「我不覺得啊，我的妹妹才中二……我們之間已經有代溝了。」他打趣道。

不甘人生寂寞

如果真正算起來，黃秉康的鐵人比賽生涯其實不長，由於先後要應付兩次公開試，真正能專心比賽的只有98年而已，不過這一年已取得很不俗的成績，在亞洲排名中更爭得第3名的位置。

但今年在青島比賽時，他

卻因意外弄傷，至今仍未痊癒。無法

出外比賽，他有否失望呢？他

笑了笑，豁然道：「其

實今次受傷也非

壞事，一來這個

傷不會帶來長遠

的影響，而且也

給自己一個機會停

下來想清楚今後的生活

和目標，看清楚自己的

前路。」

前面是很多的未知

數，而且才剛開學，學業方

面的壓力有多大，黃秉康自言

現在也無法感受得到。不過可

以肯定，他不能再像中六那年把

全付精神放到運動方面。如何安排

時間是一個關鍵。

「我想自己不會忙到連練習的時間

也沒有，因為很多師兄也辦得到，不過

不能像以前那樣有很穩定的練習時間吧。

現在我盡量在時間表中找隙去練習，我看

得比較長遠，把目標定在2003或2004年，

而不是明年要爭取到什麼成績。」

雖然時間表已擠得滿滿，但他仍在班中擔任

幹事，負責策劃運動方面的活動。「我也知自己

又要練習，又要讀書是很辛苦，但我又『不甘寂寞』。」用上這個字眼，他也不禁咧嘴而笑。

「我不想當上醫科生就每天行屍走肉地上課唸

書，我希望能辦多些活動，將運動的氣氛帶入班

中。我就是那種人，正如選宿舍，我偏要選又嚴謹又

多活動的 St. John's，讓你無法太空閒，因為這才適

合自己，大家有一定的目標，有意義的事情就去做。

確實會頗辛苦，但我不介意，高興才最重要嘛。」

想到他那密密麻麻的時間表，也許他真的如自己

所說生來「辛苦命」；不過，

看着眼前這張年輕愉快的臉

孔，筆者感受到的不是「辛

苦」或疲累；而是挑戰另一條

鐵人路的決心和拼勁。☺

鳴謝：香港康體發展局

